

英雄史诗 《玛纳斯》

郎 樱



乌恰萨特阿洪（中）在演唱

《玛纳斯》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这部史诗在柯尔克孜民众中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一代代柯尔克孜人听着《玛纳斯》从孩童长大成人，又听着《玛纳斯》离开人世。正如史诗所唱：“大地经历了多少变迁：戈壁上留下了石头，石滩又变成了林海，绿的原野变成河滩，山涧的岩石已经移迁。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啊，惟有祖先留下的史诗仍在代代流传。”

柯尔克孜人的发祥地，位于漠北高原北部的叶尼赛河上游山林地带。“柯尔克孜”之名于公元前3世纪已出现在汉文史料之中，汉文史籍中的“坚昆”、“结骨”、“契骨”、“黠戛斯”、“纥里迄斯”，均是柯尔克孜在不同时代的音译。从公元10世纪起，部分柯尔克孜人开始西迁，至公元15世纪，柯尔克孜民族完成了从叶尼赛河上游向天山一带的民族大迁徙。从此，他们一直定居于西域，在深山中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目前，我国柯尔克孜民族人口近17万，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新疆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

从公元10世纪始，柯尔克孜人屡遭异族的侵犯，反抗侵略的征战从未间断过。柯尔克孜民族以勇猛剽悍著称，在频繁的征战与殊死的搏斗中，柯尔克孜人中涌现出许多能征善战、战功显赫的部落首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英雄事迹在民众中广为传诵。在史诗《玛



玛纳斯油画像 吴立中



雪山歌手

纳斯》的形成过程中，柯尔克孜人民把各个时代英雄的事迹都集中到玛纳斯身上，并将自己的理想与愿望，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熔铸于英雄玛纳斯的形象之中。

《玛纳斯》是一部世代口耳相传的活态史诗，在柯尔克孜牧民的毡房中，在摇曳的灯光下，歌手面对层层围坐的牧民演唱史诗。他们以洪亮的嗓音、丰富的表情、多变的手势以及富于变化的曲调与节奏，演唱着史诗。唱到妇女出场，曲调舒缓，美妙动听；唱到英雄征战场面，曲调激昂高亢；演唱英雄胜利凯旋，曲调充满欢乐；唱到英雄遇难、牺牲时，曲调充满悲哀与壮烈。歌手在演唱史诗时，情感十分投入，逢征战激烈的场景，歌手的声音宏亮高昂，节奏加快，手的动作幅度也加大；唱到伤心动情之处，也会落下泪水。歌手与听众跨越时空，沉浸在史诗的世界之中，与英雄玛纳斯同呼吸共命运。听众的人数众多，聆听专注，与歌手情感相互呼应，歌手的演唱就会更加精彩。歌手演唱途中要

喝茶、吃黄油，以润嗓子，此时，听众会对歌手的演唱技艺加以赞扬、提出建议，歌手会依据听众的愿望调整演唱的内容。听众与歌手的互动，在《玛纳斯》的演唱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柯尔克孜人民的心目中，史诗《玛纳斯》是神圣的，民众对于玛纳斯的崇拜之情已升华成为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玛纳斯》如同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把柯尔克孜民族紧密地团结为一个整体。在漫长的岁月中，史诗《玛纳斯》已成为柯尔克孜人的精神支柱，柯尔克孜的民族魂。

演唱史诗《玛纳斯》的歌手称作“玛纳斯奇”。玛纳斯奇是史诗的传承者、传播者，也是史诗的创作者。玛纳斯奇主要通过家传与师承获得史诗演唱本领。但是，“梦授说”在玛纳斯奇中普遍存在。例如，20世纪初叶新疆阿合奇县《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阿洪对人说，一次他梦见英雄玛纳斯，从此就会唱《玛纳斯》了。另一位著名玛纳斯奇说，他梦见《玛纳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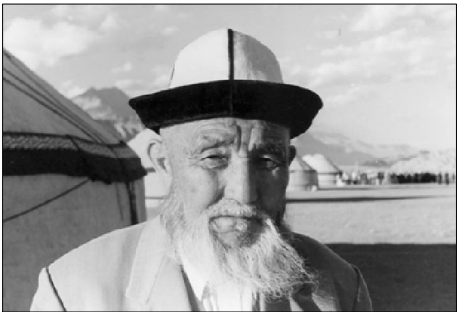
的勇士额尔奇（歌手之意）将一把小米放在他的嘴里，让他演唱《玛纳斯》，他说不会唱，额尔奇说你一开口就会了，他一开口果然会演唱《玛纳斯》了。之后，额尔奇还指导他演唱的技法。他睡醒后，竟会滔滔不绝地演唱《玛纳斯》了，并成为一位很有名望的玛纳斯奇。

20世纪60年代进行《玛纳斯》普查时发现，有80多位歌手活跃于城镇和牧区，为柯尔克孜民众演唱《玛纳斯》。其中最杰出的歌手是新疆阿合奇县的居素甫·玛玛依，他生于1918年，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位能够完整演唱八部《玛纳斯》的大师级歌手，被国内外学术界誉称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他演唱的八部《玛纳斯》唱本，规模宏伟，篇幅浩瀚（23万多行），内容古老，蕴涵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他演唱的《玛纳斯》，每部的篇名均以玛纳斯家族英雄的名字命名：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第三部《赛依铁克》、第四部《凯涅尼木》、第五部《赛依特》、第六部《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第七部《索木碧莱克》、第八部《奇格台依》。

史诗《玛纳斯》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玛纳斯》是包括上述八部史诗在内的整部史诗的总称，每部史诗的英雄人物各具特色，内容情节也迥然有异，可以独立成篇，单独演唱。但是，这八部史诗的人物、事件密切交织，有着内在的联系。各部的叙事模式也基本相同：英雄的苦难童年——少年时代战功——娶妻成家——出征——英雄牺牲。而狭义的《玛纳斯》则是指史诗的第一部《玛纳斯》。在八部《玛纳斯》中，第一部《玛纳斯》的内容最为



作者采访演唱大师居素甫·玛玛依



居素甫·玛玛依照片



乌恰古里逊子孙在演唱玛纳斯



阿克陶布隆口艺人在演唱

古朴,结构十分完整,艺术亦最为纯熟。它的篇幅最长,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第一部有5万多行,占到整部史诗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这是八部史诗的核心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史诗《玛纳斯》的研究,也主要依据《玛纳斯》的第一部。

这部史诗描写了玛纳斯一生非凡的英雄业绩。玛纳斯的父辈们曾率众抵抗入侵的卡勒玛克人,终因寡不敌众,败在卡勒玛克人手下。从此,柯尔克孜人沦为卡勒玛克人的奴隶,老人因饥饿而死亡,年轻人四散逃亡,柯尔克孜民族濒临灭亡。此时,敌方的一位占卜师对自己的首领说:“过不了多久,柯尔克孜人中将诞生一位英雄,没有人能战胜他。他要征服世界,他的名字叫玛纳斯。他的诞生,卡勒玛克人将遭受灭顶之灾。”卡勒玛克人首领阿劳开听了占卜师的预言,惶恐不安,于是下令道:“要对所有柯尔克孜孕妇进行剖腹,不允许一个柯尔克孜男孩诞生。”

玛纳斯的父亲加克普年迈无子,经过祈子仪式,年迈的妻子神奇般受孕。玛纳斯诞生时,是个肉球状皮囊,其叔父用金戒指将肉球划开,里面是个“一手握血块,一手握油脂”的婴儿。手握血块,预示着玛纳斯戎马一生,要让敌人血流成河;手握油脂,则预示着玛纳斯要让柯尔克孜族人生活富足。为了躲避卡勒玛克人的追杀,玛纳斯生下来便被送到森林里抚养。玛纳斯从小就显示出超凡的力量和勇气,11岁时便策马挥戈,率领40名勇士以及柯尔克孜民众,与入侵的卡勒玛克人展开浴血搏斗,并把侵略者驱赶出柯尔克孜领地,柯尔克孜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少年玛纳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玛纳斯杀死卡

勒玛克将领,将其美丽的女儿娜克拉依俘获,收为妻室。他杀死芒额特部落首领,将其女儿卡拉别吕克俘获,收为妻室。他在行军途中曾见到卡拉汗美丽的女儿卡尼凯,一见钟情,派人去求婚。在玛纳斯的三位妻子中,有两位是女俘,只有卡尼凯是明媒正娶。玛纳斯娶妻成家后,由于出色地主持了哈萨克汗王阔阔台依的盛大祭典,他成为统帅外7汗、内7汗共14位汗王的大可汗,成为统帅包括柯尔克孜各部落在内的60个突厥语部落联盟的总首领。卡尼凯婚后未育,通过隆重的祈子仪式,卡尼凯受孕生下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

为根除后患,讨伐向东逃窜的宿敌卡勒玛克人,玛纳斯率领众汗王、40名勇士和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始了伟大的远征。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与独眼巨人搏斗,与卡勒玛克大军交锋,经过激烈的战争,玛纳斯的远征军大获全胜。由于玛纳斯把妻子卡尼凯的“远征胜利应立即班师返乡,否则必有大祸”的忠告置于脑后,乐而忘返,结果不幸被埋伏在路边的卡勒玛克败将昆吾尔的毒斧击中头部。他在汗王与勇士的陪伴下,头带毒斧,一路颠簸,行程数千里,返回故里,死在爱妻卡尼凯的怀抱中,一代英豪就这样悲壮地离开了人世。

在史诗《玛纳斯》中,玛纳斯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鲜活生动。玛纳斯是草原之子,是一位勇猛剽悍、能征善战的勇士,性格粗犷的英雄。他的眼睛如深邃的湖泊,他的鼻梁如高耸的大山,他唇上的胡须如苇丛,他喘出的气如一股旋风,他眼中射出的光,像火箱煽旺的火团。从前面看去,他像一只猛虎,从后面看去,他

像一条巨龙,从上面看去,他像一只苍鹰。每当他要与敌人决一死战之时,总会有奇迹出现:一个小红孩为他牵缰引马,黑斑猛虎为他开路,两只大熊伴在他的左右,一对狼崽趴在他的两个马蹬子上,一条大蟒缠绕在他的腰间,从肩后探出头来吐着芯子。他挥刀冲锋陷阵,所到之处,人头落地,尸体堆成山,鲜血流成河。他的宝剑上鲜血凝固,难以入鞘。他杀死敌首,剖其腹,取其心,饮其血。他大吼一声,地动山摇,敌人吓得魂飞魄散。史诗对于玛纳斯吼声之威力有极为生动的描绘:

玛纳斯的吼声传来,
云彩吓得相互冲撞,
顿时雷电交加,霹雳轰鸣
山崩地裂,洪水汹涌,
山峦不停地摇晃,
巨石在空中飞滚,
苍天仿佛于顷刻间就要坍塌,
将大地万物压挤得粉碎。
天空翱翔的飞鸟
翅膀不能扇动栽落于地,
四脚的走兽
惊恐地躲进洞穴。
敌军在马上左右摇荡,
接二连三地翻身落马、头颅入地。

太阳昏黑,月亮逝去,
大地变得一片漆黑,
所有的生命停止了运动,
人们以为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玛纳斯这种惊天地、泣鬼神、震慑万物的巨大力量,气吞山河的宏伟气魄,被

描绘得淋漓尽致。史诗《玛纳斯》形成之时,柯尔克孜民族尚未信仰伊斯兰教,封建的宗法制度和道德体系也尚未在柯尔克孜民族中健全地建立起来。英雄玛纳斯的行为不受宗教教义与封建宗法道德的束缚,广阔的空间与无拘无束、自由行动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玛纳斯狂放不羁、为所欲为的性格。玛纳斯的粗暴、鲁莽、残酷及刚愎自用,亦是在英雄时代的残酷征战中形成的,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玛纳斯既具有盖世的勇力、辉煌的战绩,也有过惨痛的失败、狼狈的处境。在中国史诗人物画廊中,玛纳斯是一位充满原始激情与新鲜活力、具有特殊艺术魅力的英雄人物形象。

史诗还塑造了一个英雄群体,其中有勇猛善战的楚瓦克,有智慧的长者巴卡依汗,有智勇双全的阿勒曼别特,有容貌俊美、口才出众的阿吉巴依,还有歌手额尔奇。玛纳斯的40位勇士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个性鲜明,各自有独特本领。没有他们的鼎立相助,玛纳斯不可能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玛纳斯》的人物形象体系中,妇女的形象最为光彩照人。英雄玛纳斯之妻卡尼凯,美丽动人,善良贤慧,并具有未卜先知、使人死而复生的超人神力;英雄赛麦台依之妻阿依曲莱克是一位具有倾国倾城美貌的仙女,遇到紧急情况,她能幻化成白天鹅在蓝天上翱翔;玛纳斯之孙赛依铁克的妻子库亚勒是巾帼英雄、善战仙女,她驰骋于疆场,多次从敌人手中救出被俘的丈夫;英雄凯涅尼木之妻绮尼凯精通魔法;英雄赛依特之妻克勒吉凯以智慧战胜千军万马。美貌、智慧、善战,且具

有神力，这是史诗《玛纳斯》中英雄妻子形象的共性。

对于这部史诗形成的年代，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很大分歧。一部宏大的民族史诗的形成，要经历漫长的年代。《玛纳斯》的内容时间跨度很大，它向上追溯到柯尔克孜民族的起源及英雄玛纳斯的5代祖先，向下则叙述至英雄玛纳斯的后7代子孙。史诗描写了玛纳斯家族13代汗王生息繁衍以及他们的事迹。史诗的雏形可能形成于辽（契丹）与西辽（卡拉契丹）时期，即10~12世纪（史诗中保存有柯尔克孜人与契丹人斗争的情节），但是，从流传至今的各种《玛纳斯》异文看，史诗的基本形态大约形成于13~15世纪。众多史诗异文中所描写的重要事件，主要发生在天山一带。而柯尔克孜民族从叶尼赛河上游地域西迁至天山一带，是在10~15世纪。新发现的16世纪初叶的波斯文献《史集》中，有关于玛纳斯英雄事迹传说的记载，这表明《玛纳斯》的第一部在公元16世纪以前已经形成，并广泛流传。

口头文学作品，只要流传着，就会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异。《玛纳斯》作为一部活形态史诗，在几百年、上千年的口头传承过程中，融入历代歌手的即兴创作，不同时代发生的事件、不同时代的英雄传说、英雄叙事诗歌，不断地被吸纳进《玛纳斯》之中，史诗经历了一个由简至繁、由短变长、由一部增殖到数部的发展过程。

崇高美是北方英雄史诗共有的美学特征。《玛纳斯》不仅具有崇高美，而且具有悲剧美。悲剧美在史诗《玛纳斯》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玛纳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使自己与柯尔克孜民族从逆境逐渐转入顺境，而伟大远征的胜利，更是他戎马生涯的巅峰。然而，正处于胜利喜悦中的英雄突遭敌人伏击，不幸身亡。这种“突转”，使英雄玛纳斯所遭受的厄运以及史诗悲剧性的结局给予听众的震撼与冲击更为猛烈，悲剧效果更为鲜明。悲剧冲突在第二部《赛麦台依》的情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英雄玛纳斯去世后，尚在襁褓中的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就成为祖父与叔父的追杀对象，他12岁返回故乡塔拉斯后，祖父加克普仍要将其毒死，他的两个叔叔为篡夺权力，也要把他杀死。英雄赛麦台依没有屈服，亲手杀死阴险的祖父和两个作恶多端的叔叔。《赛麦台依》所描绘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流血厮杀，要比欧洲著名悲剧中的情节更加丰富，更富于悲剧性。英雄赛麦台依战功显赫，而他亲如手足的勇士却背叛了他，他没有血洒疆场，却死在自己勇士的刀斧之下。赛麦台依也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英雄。东方史诗的结局一般都比较完满，如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以英雄凯旋结尾，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结尾则是格萨尔大王完成下凡的使命，被众神迎回天界。惟独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以悲剧结尾。除《玛纳斯》之外，柯尔克孜的其他史诗，如古老的狩猎史诗《考交加什》、《库达依克》，英雄史诗《托勒托依》、《库勒曼别克》、《江额勒木尔扎》等多部史诗，也都是以英雄之死作为史诗的终结。柯尔克孜史诗所具有的独特的悲剧美学特征，与柯尔克孜民族历经的悲惨遭遇以及柯尔克孜受众的悲剧审美情趣有密切关联。

《玛纳斯》具有独特的叙事艺术特点：

第一，寻根溯源的叙事方式：《玛纳斯》从一则古老的族源神话《40个姑娘》开篇，古代一汗王之女，与女伴们喝了溪水中带泡沫的水，因此受孕。由于未婚而孕，她们被赶到深山里。他们生下20个男孩，20个女孩，男女婚配，一代代繁衍，一座山容不下了，分散到其他山里居住。这些山里人都是40个姑娘的后代。在柯尔克孜语中，“40”读作“克尔克”，“姑娘”读作“克孜”，“40个姑娘”连读作“柯尔克孜”。所以，后人就把40个姑娘的后代，称作“柯尔克孜”。史诗上溯英雄玛纳斯的谱系：别云汗——恰彦汗——卡拉汗——窝罗兹汗——加克普汗——玛纳斯。追溯玛纳斯祖先的事迹后，才开始叙述玛纳斯的英雄事迹。这种追本溯源的口头叙事传统，普遍存在于各种《玛纳斯》的异文之中。第二，由本至末的顺时的连贯叙事方式：即不打破自然时序，基本按照事件发生的时序、英雄的生命节奏对史诗中的事件与人物进行叙述。例如，史诗的第一部是从玛纳斯奇异的诞生、少年的战功、英雄的婚姻、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伟大的远征，直叙述到玛纳斯之死。史诗第二部亦是从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的诞生叙述到赛麦台依被害。其他几部史诗的叙事模式，同于第一、第二部史诗。这与采用倒叙手法叙事的希腊史诗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三，谱系式叙事结构：每部史诗描写一位玛纳斯家族的英雄，上部史诗主人公与下部史诗主人公均为父子关系。这样典型的谱系式叙事结构，在世界史诗中也极为罕见。

史诗《玛纳斯》包含着许多古老的神话，其中，以卡依普山仙人神话最有特色。在古老的柯尔克孜神话中，众多仙人栖息在卡依普山中，他们具有超人的神力，与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关系融洽。卡依普山的仙女经常与史诗中的英雄婚配。例如，美丽的仙女阿依曲莱克嫁给了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善战仙女库亚勒嫁给了玛纳斯之孙赛依铁克，英雄赛麦台依的养女芥孜碧莱克也是来自卡依普山的仙女，她嫁给了土库曼英雄。仙女与英雄的婚礼，大多在人间举行，也有的在仙界举行。史诗歌手所描绘的仙境，有富丽堂皇的毡房，使用的是纯金的餐具，吃的是味道极美的炖牛羊肉。卡依普山仙人的生活习俗与柯尔克孜人极为相似，只是仙境更为富有、更为美妙、更具有魅力。

《玛纳斯》中描写了许多谣歌，如英雄葬礼上撕心裂肺演唱的挽歌，出征前的祝福歌、离别歌，还有咒语歌等各种源于柯尔克孜古老仪式的歌。此外，史诗中的难题婚、七头女妖、独眼巨人、英雄救美女等情节内容，是柯尔克孜民间故事中悉为常见的类型。史诗中还有大量的格言、谚语，这些都是柯尔克孜人民智慧的结晶。史诗《玛纳斯》是展现柯尔克孜人民文化与生活的巨幅画卷，是认识柯尔克孜民族的百科全书，具有历史、民族、宗教、语言、文学、民俗等多学科的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